

我在《夏城月刊》编辑部上班时，借住在城郊同学家。他家里房子宽绰，他又喜欢写诗，我们很谈得来。虽然每天早晚要骑二十多分钟电动车往返，但能省去一笔租房费倒也觉得挺划算。

每天上下班要路过一座无名桥。河水不深，清澈，往南缓缓流。桥有些年头了，水泥栏杆略显笨拙，但很结实坚固。老人骑着小型的电动三轮车，停在桥边，望着桥，望着河水，望着风，表情平静安详。我初见老人，以为她在等人或者心血来潮遛弯遛到这里了，所以并没有注意她太多。

后来，只要天气晴好，都能在桥边遇见

她，不由留意了起来。老人六十多岁了，花白的头发烫成好看的波浪，蓝色的毛料大衣，戴着眼镜。有时她坐在三轮车上，有时又慢慢在桥上踱步，有时凭栏眺望。这里行人稀少，因为北边不远处新修有宽阔气派的大桥。看老人的气度应该是一位退休干部或者教师，她每天来这里干什么呢？这个旧桥，这条小河，并没有值得过分欣赏的风景呀？

后来想，老人不会是被什么心事困扰吧？河水虽然不是太深，可也有一定的危险性。再说，这里怎么也不像能排遣心事的好地方。桥边的老人困扰了我，让我不时地想起她，接着又想起乡下的母亲。父亲去世十

多年了，弟弟又常年在外打工，我在县城工作，母亲独居村里。我又无姐妹。再看到与母亲年龄相仿的桥边老人，我眼窝有些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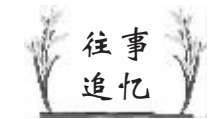
这天，我经过小桥，经过老人身边，手一紧，刹住车。我笑着问：“大娘你好，我看你每天都来这里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可以帮你。”老人笑着摇摇头，没说话，又去望缓缓南流的河水。我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《夏城月刊》有个艺术沙龙栏目，每期推介一位夏城籍的书画名家。这期的艺术沙龙是介绍一位名叫霍勇的老书法家。霍勇先生已经去世一年多了，他擅长草书，我在县美术馆见过他的草书作品。霍勇先生的作品险

而不怪，潇洒畅达，变化自然，新奇守法。艺术沙龙里选登了霍勇先生生前好友的几篇评论和一些纪念文章，配发照片时，霍勇先生的夫人来到编辑部。我惊了一下，原来霍勇先生的夫人就是桥边那位老人。

我忽然记起编发文章时，有段文字说霍勇先生曾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，孩子年幼，经济拮据，于是他去了城郊建桥的工地干活。他身体单薄，却坚持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直到新桥竣工……我查了那座桥的位置，正是我每天经过的那座桥。

老人每天来到桥边，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怀念她的爱人呢。



## 老师叫个巧儿

■马孝奎



我七岁那年入学了。

那天我很高兴，背上了小书包，带上一个小板凳跟着母亲去上学。书包是母亲前一天晚上用几块布片儿缝的，花花绿绿的，很好看。书包里，母亲给我装上了一支铅笔，一个小本子，还有半块硬馍馍。凳子是上课时坐的。

所谓的学校是村里的几间破房子，里面又黑又潮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屋子的墙有二尺厚，门上的裂缝能伸进去手。

有几个先到的同龄的孩子在屋里屋外喊着、跑着、斗着。没有老师，只有一个拿着鞭竿的老头儿，坐在院门口看着小孩儿不让跑出院子。母亲嘱咐我，不要打架、用心学、听老师的话等等，就去生产队干活了。一上午，我们就这样疯着、闹着。

快到中午时，可能大家肚子都饿了，一个一个抱着小板凳回家了。我想，上学原来就是这样的呀！

一连好几天都没有老师，一连好几天我们都在疯，在闹。

有一天，突然听到一个声音：“大家别闹了，赶快进教室。”

这时就有人喊：“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！”院子里一片欢腾。

老师是个女的，个儿不太高，圆圆的脸蛋，扎两个小辫，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。

老师走进教室，大家瞅着老师嘻嘻地笑，老师也笑。我们笑是因为终于有老师了，老师还很好看。不知老师笑什么，可能是我们灰头土脸

的，个个像泥猴吧。

后来，老师给我们发了书，还教我们念上面的字，好像有“我爱北京天安门，我爱毛主席。”等等。院子里不时传出我们的大声喊读：“1 加 1 等于 2……”老师什么都会，什么都教。我的小本子上很快写了许多歪歪扭扭的字，画了许多不像画儿的画儿。

有一次，我听见看门老头儿喊老师“巧儿”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朋友，结果才一会儿，大家就传开了：“老师叫个巧儿，老师叫个巧儿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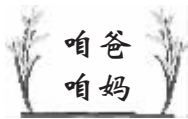
一群野孩子在巧儿老师的调教下慢慢地变得像小学生了。

一本书还没学完，又不见了老师的身影。我们几十个孩子又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，整天疯着、斗着。我问母亲，母亲显得很无奈，说，老师出门子了（我们当地土话，女孩儿出嫁叫出门子）。

我想，老师出门子，可能是买东西去了吧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等老师回来了，又可以和我们一起玩老鹰捉小鸡了。老师当老母鸡，护着我们一群小鸡。她跑起来两个小辫一甩一甩的，真好看！

于是，我们天天等着老师回来。可之后，再也没有见到过巧儿老师。

总是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，即使忘记了他的姓名，忘记了他的声音，忘记了他的容颜，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，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



## 老李和土地

■李萍

老李是位退休教师，身体不太好，但还是坚持一个人种五亩多地。

儿女都已成家立业，不在身边，农忙时也不能回来帮忙，老伴体弱，不能劳动，所以都竭力劝说老李，放弃种地，安享晚年，可是，都被老李拒绝了。

儿女们都十分不解，以目前的条件，父亲可以完全不必种地，万一给累出个好歹来如何是好。老李说：“做了一辈子庄稼人，习惯了和庄稼做伴的日子。哪天要是不种地，手就会觉得痒痒。”

儿女们为了断了父亲种地的念头，都表示要接他们二老去城里居住，老李却说：“我们这皮糙肉厚的，享不了那清福。你们都好好过日子，比天天让我们吃肉都强。”

儿女们无奈，只得打消念头。

老李还喜欢种一些瓜果蔬菜，吃起来方便又健康。吃不完，他就分给四邻八舍，邻居们也都喜笑颜开。老李常说远亲不如近邻，所以，邻居们只要有难处，他便会第一个站出来帮忙。

老李写得一手好字，又懂得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。村里但凡有红白喜事，都少不了要请他来记账、写帖子、商量事宜。

到了农忙时期，老李忙不过来时，邻居们便会不请自来，尽心尽力地帮忙。

总归是年龄大了，英雄不比当年，每次农忙过后，老李便觉得浑身酸痛，不自在。老伴也开始劝说老李放弃种地，修养身体。老李不答应，他对老伴说：“只要我还能动得了，就不能放弃种地。地是一块宝，要种就得种到老。有地种，我就觉得有活头。”老伴也只得作罢。

儿子创业失败了，老李得知这个消息，看着颓丧的儿子说：“回来和我一起种地吧。”

儿子听了这话，差点哭出来：“你让我和你

一起种地？”

“咋的？嫌弃种地的？先把地种好再说。”

“不是嫌弃，我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你让我……”儿子说不下去了。

“反正你现在没事，留下来一段时间也好。”父亲的语气不容置疑。

儿子真的在家里住了一阵，想着趁暂时没有工作，陪陪二老，也体验一下种地的感觉。儿子大学毕业就留在了城里工作，上学时成绩优异，能力也强，事业上顺风顺水。当事业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他就想自己创业，自立门户，没想到由于自己的心高气傲，导致了创业失败。

老李教儿子种豆子，从选种开始。老李决定放弃使用机器，采用相对原始的种植方法。他找来一个小篓，儿子拉，他扶，豆子一粒粒有规律地躺在土地里。换作他拉，儿子扶，小篓却东倒西歪，豆子也深深浅浅，有的深埋在土里，有的露出了地面，躺在地上龇牙笑着。儿子的汗大滴大滴地落在了泥土里。他没有想到看似简单的播种原来这么难。

老李说：“急了，歇歇。”

老李说：“种地不能急，要稳着来，先保持身体的平衡，用力要均匀。”

儿子在老李的指导下反复尝试，才有了一点进步。

这件事之后，儿子明白了父亲的深意，也认真反思了自己。他对土地也有了深一层的了解——他理解了它的厚重、它的深沉。正是父亲和这土地使他不再偏激和浮躁。

儿子带着老李积攒的钱重新上阵，这一次，他谦虚谨慎，信心满满，终于创业成功。

以后每年农忙之季，儿子无论多忙，都会回来和老李一起体会播种和收获的喜悦。

